


十三儿
著



三生梦 百年心



孤独中寂寞的坚守，权势的凄凉，看不清，而今才觉当时错，幸好还有这三生三世的诺言常青藤般缠绕着两颗寂寞的心，一半西风吹去，玉兰花落，恨有尽期，爱无天涯……

S A N S H E N G M E N G B A I N I A N X I N

十三兀 著



三生梦
百年心

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生梦·百年心/十三儿 著. —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9.6

ISBN 978 - 7 - 5633 - 8464 - 8

I. 三… II. 十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65773 号

组稿编辑:杨丽萍
责任编辑:杨丽萍
装帧设计:孙豫苏
总 监 制:郑纳新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1)
(网址: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)

出版人: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021 - 55395790 - 103/168
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(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:276017)

开本:890mm × 1 240mm 1/32

印张:9.75 字数:220 千字

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24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电话:0539—2925659

诈尸

酒，泛着浅浅的清香，那抹沉醉在空气中飘散，游离，直到消失。酒樽，那雕刻着龙凤图案的酒樽散发着柔和和古雅的光芒，它精致而美好，象征着权威与尊贵。这是皇宫中最好的酒樽，最好的御酒，是我赐下的御酒，毒酒。

清明府。

古旧庄严的府邸中散发着莫名诡异的气息，它仿佛在缅怀，在忧伤地叹息，为曾经的奢华爱恋而感伤。继而，天地间一片沉寂。清明哲静静地躺在椅子上，默默地凝视着那精致的酒杯，他的眸子深邃而充满疼痛，温润如玉的容颜上渲染着捉摸不透的淡然。一缕清风扫来，吹乱了他的发丝，那头漆黑的青丝在风中轻舞飞扬，纠结。它们挡住了他的容颜，挡住了他的寂寞哀伤，却挡不住他的温柔眷恋。

这时，一道尖细的声音响起，“长公主赐酒，请郡王受饮。”

清明哲缓缓地闭上眼，沉默。不远处的角落里，我静静地站着。一身庄重的宫廷服饰，高绾的发髻，青丝中的银钗，尊贵而高雅，却散发着沉默的苦涩。那身奢华的暗红，衬托出我的苍白容颜，如水般的眸子里隐隐浮现出水雾，聚成一滴一滴，支离破碎。我咬紧唇，握紧了拳头，痴痴地望着他，泪流了出来……

良久，清明哲缓缓站起身来，雪白的衣衫在风中飘散，带着莫名的淡然与痛楚。他慢条斯理地伸出手，端起酒杯，一滴清泪滑落，溅入杯中，他闭上眼，一饮而尽……

“啪”一声，酒杯掉到了地上，碎裂成了两半。碎了，都碎了。他慢慢转过身，望见了 I 熟悉而眷恋的容颜。一丝鲜血，从他的唇角沁出，



落到了洁白的衣衫上，仿若绽放的红梅般惊艳、刺目。他缓缓倒了下去，身躯疲惫落寞。我在角落里望着他倒下的身影，突然疯了似的向他冲去，嘶声呐喊，“不……哲，哲哥哥……哲……”

我抱住他孱弱的身躯，泪流满面。我的泪，滴到他的脸上，酸涩痛楚，灼热忧伤。他望着我，笑了，他的笑容一如从前，仿若一缕清风般温柔，带着不舍的怜惜。他伸手抚摸我的容颜，柔声道，“淮阳，我不怪你。”我紧紧抱住他，把脸贴到他的脸上，温热的泪濡湿了他的脸庞，“对不起，哲，对不起……”

清明哲握紧我的手，轻声道，“淮阳，无论如何，我永远都是你的哲……哲哥哥，默默扶着你走下去的哲……”他的声音依旧温柔沉醉，他的眼神依旧如昔，他的手依旧温暖，可现在，却缓缓地松开了，松开了我，再也抓不住了。我怔怔地望着他，看到他的手缓缓地滑落，看到他疲惫地闭上了眼，看到他笑了，唇角定格在他留给我的最后一抹笑靥。

风吹散了我高绾的发髻，它们散乱下来，那身轻纱华服与那身雪白在风中飘散。我突然不可自制地喊道，“哲哥哥……别走，不要走……”我后悔了，我以为我只会痛一下就好的，我以为没有他……乱了，都乱了。我突然愤怒了，满头凌乱的青丝在风中张牙舞爪，我暴戾地道，“快传御医，快传御医……”旁边的小宣子唏嘘道，“长公主，这御酒恐怕……”

我怔住，脑中一片空白。良久，我闭上眼，把头埋进清明哲的颈项中，紧握住他逐渐冰凉的手。哲，哲哥哥……他死了，他死了……我以为我会很坚强的，我以为……

泪，滴入清明哲的颈项，像是一种无济于事的挽留。我握紧了拳头，像孩子似的懦弱悲切。我突然想起了我们小时候的一切，那时，我八岁，他十一岁，我以为我会那样欺负他一辈子。哲，我终究还是杀了他。我终究会孤独下去，一个人默默地守着高高在上的权势，一个人寂寞地走下去……

天蓝，微风，晴朗。

大禹王朝有史以来最为隆重的登基大典正在进行。皇城内，文武百官恭敬地站在象征着皇权的阶梯下。他们正在静静地等候，等候着统治他们的王，新的皇帝。

一道号角声响起，紧接着震耳欲聋的擂鼓声、号角声，充斥着整个皇城、整个夕落城、整个大禹山河。在风中猎猎作响的旗帜，象征着我的权威与尊贵，我淮阳，将被载入大禹王朝的历史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将在这个王朝的历史上留下辉煌灿烂的一笔。

天空中，几缕白云惬意地飘浮着，慵懒的阳光恣意地穿透云层，刹那间，万丈光芒，天地间一片金碧辉煌。我向红地毯走去。一身暗红色镶金边的帝王服饰，上面的龙凤刺绣细腻而华美，在阳光下闪烁着尊贵与霸气。头上的龙腾金冠显得威严冷酷，美艳的脸庞上渲染着深邃的平静，漆黑深幽的眸子里暗藏着皇族儿女的骄傲强悍。我是公主，大禹王朝的长公主。可从现在开始，我将是大禹王朝的帝王，第一女皇。

礼乐奏响。

我抬起头，默默凝视着那象征着权威的阶梯。我的神色平静淡然，可心中却杂陈着苦涩无奈。良久，我昂首走上了阶梯……

风，温柔地掀起了我的衣袍，呼呼作响。我走在长长的阶梯上，只觉得疲惫。这是条血路，是他们逼迫我踩在他们的头颅上攀爬。我心绪复杂，过往的点点滴滴不断浮现在我头脑中。

风，依旧；礼乐，依旧；奢华，依旧；人，依旧。可我的心……为何却已不在？

感觉过了好久，我才来到顶端，深深地凝视着那把奢侈精美的龙椅。那抹灿烂的金黄在阳光下闪烁着诱惑的光芒。它象征着权势，象征着世间一切的主宰者，它光芒万丈，却又血腥冷酷。可我征服了它，用我的反叛与倔强彻底征服了它。

这时，李公公尖声宣布，“登基仪式开始。”

我坐到龙椅上，端庄优雅而沉稳。文武百官纷纷恭敬地匍匐跪拜，齐声道，“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”声音震耳欲聋，震撼着整个大禹王

朝，震撼着整个天地。

我注视着他们，威严道，“众卿平身……”声音冷冽，夹杂着女性柔美的强悍霸道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昭告天下，我将开大禹王朝第一女皇的先例。亦从现在开始，我称呼自己为朕。

公禹一百九十九年，南哲郡王清明哲被赐死，后追封为上清王。同年，我登基为帝，号称庄孝帝，并改年号为庄孝元年，大赦天下。

淮阳宫。

我静静地站在大殿中，凝视着这深邃庄严的古旧深宫。它奢靡而阴深晦暗，散发着权势的诱惑与残酷。良久，我缓缓地走出宫殿，怔怔地望着暗红古老的长廊，陷入了沉思。这时，忽听丞相薛元义来报，“皇上，不好了……”我收回思绪，微微蹙眉道，“何事如此惊慌？”

薛元义匆忙行礼，唏嘘道，“回皇上，郡……南哲郡王的陵墓……听闻诈尸。”

我浑身一颤，讷讷道，“诈尸？”

郡王陵墓。

空气中飘忽着一种诡异的气息，洁白优雅的墓冢仿若清明哲般淡然恬静，它静静地屹立在那里，独自守着寂寞。我凝视那冰凉的墓碑，沉默。良久，待人将棺椁抬出后，都一脸惊恐地立在一边，等我发话。我淡淡道，“开棺。”

李公公忙提醒，“皇上乃金贵之躯，这开棺验尸恐有不妥。”

我微微蹙眉，平静道，“朕要亲自验尸。”声音冷酷。一千人等七手八脚地打开棺木，之后倒呼一口冷气，浑身都爬满了鸡皮疙瘩。我垂下眼睑，望见棺木里空空的，清明哲的尸体是我亲眼看着入殓的，可尸体呢？

我暗自握紧了拳头，龙颜大怒，失态道，“给朕去找，哪怕把大禹掀翻了也得给朕把这人揪出来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”我气冲冲地走了，一脸暴戾。清明哲，他欺君……

午夜，寂静，淮阳宫。

我半躺在龙床上，望着那片黑暗的夜，不禁百感交集，心中一片苦涩柔情。那一瞬，我的眸中突然浮现出迷蒙的水雾。我开始回想，回想起我这一路走来的过往，想起了我十六岁时的情景，想起了与清明哲之间的所有纠葛……

大禹王朝位处西江、三良、两卫的交叉点。这里，是经济的纽带区域；这里，繁荣昌盛，百姓安居乐业；这里，山河壮丽，却隐隐充斥着危机，亡国的危机。

公禹一百八十六年，父王昕惠帝驾崩，太子闵如逸登基，号称孝禹帝，年仅九岁，并由母后宫慈垂帘听政，辅佐皇帝处理朝政事宜。

从这一刻开始，后宫开始干涉朝政；从这一刻开始，宫慈开始掌握大禹王朝的命运；亦从这一刻开始，这场腥风血雨的变革影响了我的一生。

我是大禹王朝的长公主，号称淮阳公主。我有两个弟弟，一个是当朝皇帝闵如逸，一个是闵如郁，年仅六岁，称郁亲王。我们的父王死于那场战役，与边疆墨尔默的战役。

墨尔默是大禹王朝边境的小国，首领墨衍野心勃勃，屡次侵犯大禹，致使周边多座城池被他抢夺。父王与燕珏郡王率军五十万亲征，却不幸中计，惨遭败阵，在逃亡途中又遭葛尔伐人袭击，坠马而亡……

我永远都记得那天夕落城中的哭泣声和哀呼声。那一刻，母亲默默地站在棺椁边，咬紧唇，倔强地望着父王的遗体没有流泪。从那时开始，我突然明白，我的母亲是一个伟大的女人，她值得所有人膜拜，尊敬。亦从那一刻起，她成为了大禹王朝的骄傲。她用她的智慧与双手挽救了这个突然动荡无主的国家。她的垂帘听政拯救了大禹，却牺牲了我。

燕珏郡王是清明哲的父亲。我与哲从小青梅竹马，他比我大三岁，可我却一直欺负他。从清明府老管家钟崇的口中得知，我才五岁就懂得霸占哲了。八岁时我就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，哲，他是我的，我要

一直欺负他，一辈子。我厚着脸皮死活赖着父王给我赐婚，母后说，“没见过这么不要脸面的女孩儿。”

我顶她，“先下手为强。”母后掩嘴轻笑，父王与燕珏郡王忍俊不禁。亦从那一刻起，十一岁的清明哲成了我的人，他的身上被烙下了我的印记。

一直以来，我都在众人的溺爱中成长，被他们捧在手心里小心翼翼地呵护着。我头顶上的光环是权力赋予的，它象征着任性、娇蛮、不可理喻。那时，我以为我长大后就会嫁给哲，然后我们会生孩子，然后我又会继续欺负他。可我没料到，我竟成为了权力的祭品，而与哲之间的恩怨纠葛，也由此展开。

的心殿。

宫慈默默地注视着群臣，淡淡道，“众卿以为大禹该如何斥退墨尔默？”声音威严冷冽，又夹杂着女性特有的柔媚。

众臣议论了一阵，都束手无策。这时，闻大人恭敬道，“微臣有下策。”

皇帝急道，“闻爱卿请讲。”

闻大人低着头，淡淡道，“与墨尔默和亲。”

众臣一怔，皇帝突然站起身来，愤然道，“荒唐，淮阳乃大禹唯一的公主，怎可远嫁墨尔默？”顿了顿又道，“她已与哲世子定亲，如今燕珏郡王战死沙场，留独子托孤，倘若毁约，定遭天下人非议。”那张稚嫩的脸庞竟一片悲愤。闻大人垂下眼睑，不说话了，众臣的眼神都向宫慈飘去。

静，一片寂静，所有人都注视着宫慈，可她并未露出一丝马脚，仍旧一副稳如泰山的模样。众臣见宫慈不出声，都暗自揣测着她的意思。这时，闻大人又出声了，他平静道，“皇上，如今墨尔默来势凶猛，而我军溃散，若双方交战，大禹必亡。”

皇帝一怔，突然走下石阶，嘶吼道，“难道就这样将淮阳推进火坑不成？”

闻大人不惊不颤道，“如今我朝军力溃散，若不能稳住墨尔默使我朝恢复兵力，不久便是墨尔默踏平大禹之日。”停了下又道，“今日牺牲长公主一人，却换来了大禹苟且残存的生机。皇上乃天下百姓的主人，难道要眼睁睁看着天下百姓承受战火亡国之痛吗？”声音激昂苍厉。

皇帝怔住，被堵得说不出话来，他突然转身望着宫慈，激动道，“母后，你可有上策？”

宫慈淡淡道，“闻大人从何认为墨尔默会接受和亲之说？”

闻大人恭敬道，“微臣愿出使墨尔默，促成这桩婚事。”

宫慈垂下眼睑，平静道，“这事就这么定了。”声音淡如清风，听不出任何情绪波动。

皇帝惊骇道，“母后请三思……”

宫慈懒懒地抬了抬手，淡淡道，“退朝。”

皇帝望着她远去的背影，待众臣离去后，嘶声道，“母后，淮阳会怨你……”他突然跌坐在地上，哭了。良久，他突然想起了他的老师，先生。

朝阳宫。

朝阳亭下，先生一身雪白。他正坐在石凳上，凝视着手中的竹片，娴熟地编织着一只竹蚂蚱。他的手指修长、白皙。他的发丝柔顺地披散在两侧，在阳光下显得朦胧闪耀。他的皮肤异常苍白透明，仿若陶瓷般，一碰就碎。他的眸子深邃而宁静，似一潭没有生命的湖水，任狂风暴雨也激荡不起丝毫波纹。

突然，竹片划破了他的手指，一丝猩红缓缓地从指尖浸出。他怔怔地望着那丝鲜红，抬起头，微微蹙眉。这时，一道急促的声音响起，“先生，先生……”

先生扭过头，望着那抹匆忙的身影，笑了。他的笑容优雅而宁静，淡然得仿若一缕清风。他起身行了行礼，淡淡道，“臣失礼了。”声音温润柔和，似一道清泉无声无息地流入心中。皇帝怔怔地望着他，也不知怎么的，刚才的匆忙在一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他突然镇定道，“先

生,你可要劝劝母后。”

先生微微蹙眉道,“皇上被何事惊扰?”

皇帝道,“母后要把淮阳下嫁墨尔默。”

先生一怔,淡淡道,“淮阳不是已与哲世子订婚了吗?”

皇帝急道,“今儿早朝闻大人出此策,怎知母后竟认同了,并派他出使墨尔默商议和亲一事。”顿了顿又道,“若淮阳知晓母后之意,定要寻死觅活了。”皇帝一脸懊恼之色。先生垂下眼睑,不出声。皇帝见他不说,急切道,“先生,你说这事该如何是好?”

良久,先生抬起头,平静道,“淮阳……她终究逃不过这一劫。”他的声音平静淡然,唯有从那双深邃的黑眸中可以看出暗藏着的忧郁。

皇帝怔怔地望着他,任性道,“先生,难道你也不管她了吗?你不是最喜欢淮阳的吗?”

先生静静地望着他,温文道,“皇上,臣也无能为力。”他突然轻轻地咳嗽,狼狈地偏过头,那双晶亮的瞳仁里映染着说不出的酸涩。

皇帝孩子气道,“你们这些自私鬼,都不管她了。”说着愤然而去。

先生扭过头,默默地垂下眼睑,轻叹道,“淮阳,你的命运,又岂是我能管得了的?”一脸萧瑟之意。

出 嫁

夜,孤寂,汝宁宫。

没有宫女,没有太监,只有几盏微弱的烛光在寂静中闪耀。一道悠扬的琴声突然响起,清雅异常的琴声,在这宫殿中显得异常悲切与寂寞。宫慈身着素衣,一脸恬静淡然。她正在弹奏着她熟悉而眷恋的曲子,神情沉醉迷惘。良久,她垂下眼,那双美丽凄婉的眼中突然流露出一丝怪异的妖艳妩媚之色。

殿外，一道儒雅的身影默默地站在那里。他仰起头，闭上眼，静静地聆听着这琴音，似陶醉了。直到曲子终结之时，先生才缓缓地抬了抬手，一旁的宫女按他的意思开门通报。

不多时，宫女对他行了行礼，恭敬道，“先生，太后有请。”先生点了点头，慢条斯理地走入殿内。宫女不动声色地关上了门，静静地守在门外。

寂静，一片诡异的静谧。先生低下头，行礼道，“太后圣安。”

宫慈半躺在凤榻上，懒懒地抬了抬手，淡淡道，“先生何必多礼。”她半眯着眼，那双水眸里闪烁着戏谑。

先生平静道，“太后可否三思……”

宫慈盯着他，一脸慵懒妩媚，“先生是来劝哀家打消远嫁淮阳的念头的？”先生垂下眼帘，不说话了。宫慈突然缓缓站起身，慢悠悠道，“先生为何不敢抬起头来？”她突然冷笑，笑容里带着说不出的残酷。

先生依旧低垂着头，不语。宫慈懒懒地走到他的身旁，唇角微微上扬，她突然伸手捏住了他的下巴。她锁住他那双暗藏着苦楚的眸子，轻笑道，“先生以为哀家会答应你的乞求？”一脸讥讽嘲弄。

先生不动声色地推开她，平静道，“请太后自重。”

宫慈一怔，半眯起眼来，妩媚地笑了，突然质问道，“好一个自重，你有什么资格来乞求哀家？”

先生浑身一颤，小心地掩藏着眼底的伤痛，讷讷道，“淮阳生性天真稚气，若太后执意将她推向墨尔默，岂不是害她？”

宫慈脸色微变，随后，她淡淡道，“这就是皇室儿女的命运，她既是闵氏血族的儿女，就该为大禹王朝付出。”顿了顿突然又道，“哀家会把她接回来的，哪怕五年，十年，二十年。只要大禹王朝还在，她就会回来，重新回到哀家的怀抱。”她的目中充斥着炙热的爱恋，那种爱恋令她的心底在激狂地燃烧，几近疯狂。

先生缓缓地抬起头，静静地望着她，平静道，“可那时的淮阳已不复当初了。”他突然露出了一抹淡淡的忧伤。

官慈闭上眼，淡淡道，“她会回来的，她会理解哀家的苦心。”她突然偏激道，“不复当初又如何？这里才是她的家，大禹王朝才是她的归宿，这皇宫才是她最后的栖身之所。”

先生微微叹了口气，无奈道，“只怕未必。”他突然又开始咳嗽起来，狼狈地走了，因为他明白，官慈心意已决，再也无法回转。

官慈望着他的背影，淡淡道，“哀家给你的药呢？为何不吃？”

先生浑身一震，闭上眼道，“谢太后恩赐。”竟一脸凄艳决然。

三日后，闻大人受官慈之命出使墨尔默。那天，我默默地坐在床上，双手抱着膝盖，沉默不语。这时，门外的宫女恭敬道，“太后圣安。”我一见到官慈，便委屈地向她扑去，泣声道，“母后，不要赶我走。”我在她的怀里哭了，仿若她是我唯一的救命稻草。

官慈宠溺地抚摸着我的头，柔声道，“傻孩儿，母后怎舍得赶你走？”

我抬起头望着她，欣喜道，“真的吗？母后可要说话算话。”

官慈捧起我的脸，温柔地拭去我脸颊上的泪痕，轻声道，“淮阳，这里是你的家，永远的家。”突然又道，“可这个家将要被毁灭了，你明白吗？”

我怔怔地望着她，落泪道，“我不要远嫁墨尔默。”

官慈叹息道，“淮阳，你难道忘记了皇室儿女的使命了吗？”

我低下头，任性道，“我不管，我不管……”我突然逃了，逃向了大殿门口。

“淮阳！”

一道冷厉的声音在我的身后响起，我顿住，浑身一颤。官慈生气了，她气急败坏地向我走来，指着我颤声道，“滚，你滚，永远都不要再回来。”我扭过头，怔怔地望着她。她落泪了，忧伤地落泪了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她落泪……我突然跪倒在地上，爬过去抱住她的腿，泣声道，“淮阳错了，我错了。”

官慈抱住我的头，突然缓缓地跪了下来，落泪道，“傻孩子，母后求

你了，母后求你不要再任性了，好吗……”

我一脸惊惶。我的母后，她高高在上，那膝盖下的坚韧亦是她的骄傲，她的自尊，可她却向我下跪。我慌乱道，“母后，我错了，淮阳向你保证，绝不惹你伤心，惹你生气了。”

宫慈望着我，轻抚我的脸庞，心酸道，“傻孩儿，母后答应你，终有一天会亲自接你回来。大禹才是你的家，唯一的家。”

我小声道，“可孩儿不想离开母后，不想离开哲，不想离开你们。”

宫慈狠狠地把我拥入怀中，泣声道，“母后也舍不得淮阳，可为了大禹不得不狠心，你明白吗？”

我闭上眼，在她的怀中点头，懵懂道，“孩儿明白，孩儿保证不给母后添麻烦。”宫慈紧紧地拥着我，已是泪流满面。

清明府。

一道干净优雅的身影默默地站在玉兰树下。哲仰起头，注视着树上的几朵白玉兰，任滑落的青丝在他的耳际缠绕。良久，他突然笑了，那张俊逸的脸庞上荡开了一抹浅浅的笑靥，透着莫名的悸动和温柔的恬静。

“傻丫头，又想吓我？”他缓缓地转过身，宠溺地捏我的鼻子。我望着他，突然从身后拿出一只竹片编的蚂蚱，率直道，“你说它像不像先生？”

哲微微一怔，讷讷道，“先生比它漂亮多了。”

我扑哧一笑，低下头，不语。随后我突然就哭了，眼泪稀里哗啦地流了出来，我拉他的衣袖擦脸，委屈道，“我是不是很爱哭？”

哲轻声道，“是有点。”

我突然踢了他一脚，蛮不讲理道，“都怨你，谁要你那么纵容我？是你把我惯坏了。”

他一脸郁闷，小声道，“那是因为你老是欺负我。”

我哭得更伤心了，“我该怎么办？哲，我该怎么办？”

哲温柔地把我拥入怀中，轻声道，“淮阳，你该长大了。”

我沉默了。良久，我在他的怀里平静了下来，抬起头，傻傻地望着他，“哲，我不想走。”

“傻丫头，你终究要离开，终究要独自站起来，面对一切。”

我摇头，天真道，“我不要，有你扶着我就够了。”

哲轻叹一声，轻抚我的面庞，“淮阳，你会回来的，会回来的……”他望着我，那双清澈的眸子里写满了不舍的忧伤。

我有些沮丧，忽而又小心道，“哲，如果我回来了，你还会要我吗？”

哲点头，柔声道，“你不是要赖我一辈子吗？”

我苦笑着，心酸得想落泪，“那你还会像以前那样宠我，放纵我吗？”

“会，若没有我，你怎能照顾好自己。”

我低下头，一滴泪滑落，“如果那时我们都变了呢？”

哲温柔地笑了，轻声呢喃道，“哲不会变，我一直都是你的哲，那个会宠着你，纵容你，永远都扶着你的哲。”

我怔怔地望着他，痴了。

哲突然捧起我的脸庞，深深地凝视我，似要将我刻入他的灵魂。他低下头，唇缓缓地覆盖到我的唇上。那一刻，我泪流满面，那是我们第一次亲吻，却是诀别的吻。好咸，又苦又涩的咸。

我贪恋他，贪恋他最后的温柔，可我不得不走。我怕，我怕我会后悔，怕我会不顾一切，怕母后会伤心落泪。我转身，绝然而去……

风拂过那片玉兰，它温柔地吹进了哲的心扉，带着几丝忧伤。他静静地望着我远去的背影，眸子里暗藏着挣扎苦楚。他闭上眼，一丝清泪流出，“淮阳，我会等你，在这片玉兰树下，一直等着你……”

夜，微凉。我坐在轩雅亭里，把自己赶到了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，悄悄落泪。良久，一丝轻叹令我抬起头来，我怔怔地望着他那张苍白的容颜，“先生……”

先生从身后取出两只蚂蚱，笑了。他轻声道，“淮阳，它们会陪着你，会一直陪着你。”

我默默接过它们，小声道，“先生，你说我多久能回来？”

先生望着我，轻微地咳嗽。他偏过头，眸中似闪烁着水雾。良久，他平静道，“很快的，淮阳很快就会回来的。”

我低下头，突然问他，“先生，你为何喜欢编蚂蚱？”

先生温柔地揉了揉我的发，笑道，“因为淮阳喜欢。”

我望着他那张如水般的容颜，拉了拉他的衣袖，“那先生教我编蚂蚱好吗？以后每当我想先生的时候，就可以编蚂蚱了。”

先生笑了笑，将苦涩强压进心底，柔声道，“好。”

墨尔默。墨尔默的土地肥沃，它养育着墨族的子子孙孙。在这片热土上，墨族的男儿热情豪放，他们骁勇善战，敢拼敢夺，亦敢爱敢恨。

墨尔默人，他们是鹰，不屈服狂风暴雨的鹰；他们是猎豹，勇于追逐捕杀的猎豹；他们是山岩上的羚羊，警戒地保护自己的家园，绝不把自己的女人拱手让人；他们亦是那黑暗丛林中的苍狼，哪怕孤独，也不将自己的脆弱轻易暴露。

墨城是一座古老的城堡，它是墨尔默的象征，亦是墨氏家族的骄傲。这个家族除了勇猛，有谋略，有胆识，亦有着坚强反叛的精神，那种叛逆令人惊骇震慑。

大禹王朝，它的建筑辉煌庞大，它的山河波澜壮丽。而墨尔默，它的建筑虽古旧，却充满着生命的气息。它没有辽阔的土地，可那片土地上的子民们却用他们的热情将它燃烧，炙热而滚烫。墨衍，墨氏家族的后裔。他是骄傲的，他值得墨尔默骄傲。他带领他们抢夺，利用他的谋略打败了大禹五十万大军。而那时，他只有十五万人的薄弱军队……

墨城，墨家堡。

空气中是一片怪异的寂静。闻大人不卑不亢地站在大堂内，直视他眼前的年轻男子。他有些惊惶，本以为如此凶猛强悍的墨衍理应一副粗犷模样才对，但他显然错了。

墨衍，斯文俊秀，竟有着一张书生般的容颜。一头青丝被优雅地束

在脑后，显得有些懒散松懈。他不动声色地盯着闻大人，抿着唇，那双漆黑深邃的眸子里写满了狡黠。然后，他突然笑了，一脸温暖柔和，宛若百合绽放般优雅。他饶有趣味道，“闻大人何以为墨尔默会与大禹和亲？”声音沉醉迷人，充满着诡谲的魅惑。

闻大人定了定神，平静道，“堡主乃聪明之人，若继续与大禹交战，这其中的利害关系，又岂会不知？”

墨衍垂下眼睑，懒懒地抬起头，悠然道，“据闻大禹公主就只有淮阳一人，宫慈又怎舍得让她远嫁？”他眼底藏匿着残酷的狡猾。

闻大人淡淡道，“如此一来，更能显示出大禹的诚意，堡主以为呢？”

“如此说来，若我再拒绝，岂不有负大禹诚意？”说完他低下头，唇角荡开了一抹淡淡的笑靥。暗道，好一个宫慈，好一招美人计，好一个缓兵之策。既有美人投怀，又岂有推拒之理？

他懒懒地抬了抬手，漫不经心道，“闻大人，你回去告诉宫慈，她的礼物墨衍收下了，她要的和解我答应她。”顿了顿又狡猾地道，“她的宝贝公主……我会好好疼爱的。”一脸阴柔妩媚。

闻大人低下头，不动声色道，“那何时送公主到堡里？”

“就这个月吧，五月十二从大禹出发。”

闻大人暗自掐算，还有十日，恭敬道，“那下官这就回大禹禀报太后张罗婚事……”

墨衍点点头，淡淡道，“燕七，送闻大人。”待闻大人离去后，一旁的公子苏微微蹙眉道，“堡主可否三思？”此人乃墨衍之心腹，精通阵术。

墨衍饶有趣味地把玩着手指，淡淡道，“为何三思？”一脸玩世不恭。

公子苏分析道，“大禹受重创，我们理应乘胜追击才是，可为何……”

墨衍盯着他，微微扬起唇角，狡诈地道，“若墨尔默继续与大禹交战，双方定然损耗军力。倘若葛尔伐与北辽乘此机会联合攻打墨尔